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新版家庭藏书 - 名家选集卷 - 高适集>>

13位ISBN编号：9787805989365

10位ISBN编号：7805989362

出版时间：2008-1

出版时间：高适、阮堂明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8-01出版)

作者：高适

页数：121

译者：阮堂明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内容概要

高适是盛唐边塞诗的杰出代表，边塞诗的创作，开拓了诗歌的广阔视野，尤其表现了那种长期戎边浴血苦战中昂扬向上的精神。

高适的边塞诗有的抒发保国安边的豪情，有的歌颂边塞将士的英勇，有的更是多方面地描绘了边疆奇特风光及当地的生活习俗。

在反映民生疾苦方面，高适是盛唐诗人中较突出的一个，他以极大的同情写出戍卒所遭受的苦难境遇，表现久戍思归的哀怨。

众所周知，我国古典诗学从唐代开始，逐渐形成了一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追求空灵渺远，讲究言外之意、意外之境、韵味之致，“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种审美风尚体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

《高适集》所的高适诗，以《四部丛刊》本《高常侍集》为底本，参校以《全唐诗》本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同时也注意参考今人的校注本，比如刘开扬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等。

《高适集》在注解与评析的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前人及时贤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作者：(唐)高适 译者：阮堂明

书籍目录

前言论高适的边塞诗（代序）（高文王刘纯） 诗行路难二首（其二）别韦参军宋中十首（其五）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塞上蓟门五首其一其二其三其四其五营州歌醉后赠张九旭邯郸少年行寄居田家田家春望效古赠崔二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淇上别业苦雨寄房四昆季送魏八送李少府贬峡中王少府贬长沙夜别韦司士闲居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二首（选三）其一其九其十二燕歌行同李司仓早春宴睢阳东亭送田少府贬苍梧同群公秋登琴台古大梁行途中寄徐录事秋胡行东平路中遇大水东平路作三首（其三）赋得还山吟赠沈四山人别董大二首（其一）送前卫县李案少府留别郑三韦九兼洛下诸公封丘县使青夷军人居庸三首其一其二其三自蓟北归答侯少府同诸公登慈恩寺塔同薛司直诸公秋霁曲江俯见南山作送李侍御赴安西登垆金城北楼送刘评事充朔方判官赋得征马嘶送浑将军出塞 武威作二首（其一）奉寄平原颜太守塞下曲入昌松东界山行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并序见薛大臂鹰作同鲜于洛阳于毕员外宅观画马歌塞上听吹笛送别酬河南节度使贺兰大夫见赠之作赴彭州山行之作人日寄杜二拾遗除夜作酬裴员外以诗代书 附录高适年谱简编高适著作主要版本高适研究主要著作《高适集》名言警句

章节摘录

诗行路难二首（其二）题解行路难：乐府《杂曲歌辞》旧题。

《乐府古题要解》：“《行路难》，备言世路艰难及离别伤悲之意。

”全诗二首，第一首以富家翁与东邻少年相对比，第二首以长安少年与读书者相对比，东邻少年与读书者均为诗人自己暗寓。

今选第二首。

据《高适年谱》，高适二十岁时曾游长安，此诗盖作于此时。

一本两首次序颠倒。

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

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

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

安知颛顼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

新解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金鞭：金饰的马鞭。

二句写长安豪侠少年风流俊俏，衣冠光鲜，家资万贯，富贵比天，骑上高头骏马，挥舞金饰的马鞭，前呼后拥，气派非凡。

五侯相逢大道边，美人弦管争留连——五侯：《汉书·元后传》：“（西汉成帝）封舅（王）谭为平阿侯，商成侯，立红阳侯，根曲阳侯、逢时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此处指长安达官显贵。

弦管：丝竹乐器。

此处指歌舞。

二句写富贵少年遍识长安达官显贵，相遇路边，执手殷勤，语笑嫣嫣。

华堂锦宴，笙歌燕舞，美人红袖翩翩，争献莺莺娇声、婀娜媚态。

黄金如斗不敢惜，片言如山莫弃捐——斗：古代量具。

捐：弃。

二句写为结交此豪侠少年，怎可吝惜如斗黄金，少年片言只语亦贵重如山，岂可轻易捐弃，如过耳旁风。

安知颛顼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颛顼：同“憔悴”。

灵台：古代用以察天文星象、人间妖祥的观台。

《诗经·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

”周文王所筑灵台故址在长安县西。

《后汉书·第五伦传》注引《三辅决录》：“第五伦少子颛，公府辟举高第，为谏议大夫，洛阳无主人，乡里无田宅，客止灵台中，或十日不炊。

”此处借第五伦事，喻高适于长安的穷困潦倒之状。

新评这首诗以长安豪侠少年纵色使财、交游贵宦的风流生活与读书少年贫穷孤寒、卑躬仰人的落拓境况相对比，暗寓诗人自己内心的悲凉和忧愤。

高适方值弱冠少年，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虽家道中衰，而不甘于走科举、门荫人仕之途，流落长安，俯仰贵宦，冀得一睹天颜，成君臣遇合之佳话，以展大鹏九万里之志。

而诗人羽翼未丰、涉世未深，虽腹有诗书文章，才兼王霸大略，却淹蹇潦倒于长安富贵繁华地、温柔香媚乡，既垂涎豪侠少年的骄横淫逸，又悲愤世道的艰难坎坷，青云之志的遥不可及。

此诗鲜明的对比中即可见出诗人忧愤不平之气跌宕暗涌于字里行间。

全诗感情丰沛淋漓，却并不直抒，以两幅生动鲜明。

却又截然相反的形象画面，让读者在直观体悟中去感叹世道艰难，生发对憔悴读书者的惜怜之情。

别韦参军题解韦参军：不详其人。

参军，职官名，唐代于州郡刺史下设参军数人，以佐理政事。

此诗作于诗人宦游长安，功业未遂，游梁宋时期。

诗中描述了诗人少年豪气，却无由于谒明主，归来田园，与友人纵酒高歌，洒泪而别的场景。

“礼乐”，一作“欢乐”。

“弹棋”，一作“弹琴”。

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

世人向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

新解二十解书剑，西游长安城。

举头望君门，屈指取公卿——解：懂得。

君门：皇宫门。

屈指：弯曲手指以记数，即指日可待。

四句写诗人少年遍读经史子集，尤好舞枪弄剑，喜谈王霸大略，不甘于儒生科举人仕的中规中矩，西游长安，望结交达官显宦，得其慷慨举荐，游说帝王以治国平天下的宏韬远略，赐以重负，委以公卿之托，一飞冲天，一举成名。

国风冲融迈三五，朝廷礼乐弥寰宇。

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国风：国家道德风化以成民俗。

冲融：深广貌。

迈：超越。

三五：三皇五帝。

传说上古三皇五帝之时，道德淳厚，政治清明，君王垂拱，而民心归附，天下大治。

礼乐：儒家以礼乐文化治天下。

弥：散播，充塞。

寰宇：犹言天下。

白璧：珍贵的玉器，此处泛指帝王赐物。

近臣：皇帝身边的宠臣。

干：干谒以求官禄。

四句写大唐盛世，国风淳厚，民治国安，政治清明，礼乐教化之风远播四夷，人民怀柔归附，天下和乐，其功远超经书所称颂的三皇五帝时。

帝王赏赐大臣的珍异器皿、海外奇物，不胜枚举，但布衣之士纵有满腹才学、经国方略，不得干谒明主，纵横游说，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归来洛阳无负郭，东过梁宋非吾土。

兔苑为农岁不登，雁池垂钓心长苦——负郭：指城郊之田。

负，背负，紧依；郭，外城。

战国苏秦，洛阳人，游说帝王以王霸纵横术，身兼六国相位。

曾说“使我有洛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配六国相印乎？”

（见《史记·苏秦列传》）梁宋：唐代宋州（今河南商丘），于春秋时为宋国国都，西汉时梁孝王封地治所也在此。

高适西游失意，客居于梁宋，以农耕求丐为生。

非吾土：不是我自己的家乡。

王粲《登楼赋》：“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兔苑：又称梁园、梁苑。

梁孝王所筑的东苑，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

葛洪《西京杂记》卷二：“梁孝王好营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宫，筑兔园，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

”梁园在唐时已成废墟，故高适农耕于此。

登：成熟。

雁池：是当时梁园内一风景区，《西京杂记》又载：“（梁园）又有雁池，池间鹤洲凫渚。

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四句写西游归来，落魄失意，诗人豪气顿减，身无长物，田无负郭，客居梁宋亦非故土。

诗人不免心灰意懒。

暂借兔苑荒废地辟一方土田，稼穡以自取，农耕以求活，但恨天公不作美，庄稼收种尚不及家用。

诗人闲来垂钓雁池，缅怀梁王当时高朋济济，命侑啸侣、驰骋田猎之盛事，想今日自己的蹭蹬仕途，潦倒孤寂，鸿图难展，亦常常黯然神伤，哀感不迭。

世人向我同众人，唯君于我最相亲。

且喜百年有交态，未尝一日辞家贫——向：犹“于”，与下句“于”字为互文，对、看待义。

交态：交情。

辞：嫌弃。

四句写诗人但感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世人但以燕雀看待胸有鸿鹄之志的诗人，以平庸凡辈视诗人同众流，唯有韦参军慧眼独开，伯乐识才，知诗人心存高远之志，不过一时蹉跎垂翅于江湖，必能一朝奋飞，一鸣惊人。

与韦参军但订交情，情义深笃，非以世故利益之心相交，故诗人虽仍布衣之身，贫寒潦倒，也未尝轻视嫌弃，依然对诗人青眼相加，真情相待。

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

欢娱未尽分散去，使我惆怅惊心神。

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弹棋：起于汉代的一种博戏。

《后汉书·梁冀传》：“性嗜酒，能挽满、弹棋、格五、六博、蹴鞠之戏。

”李贤注引《艺经》：“弹棋，两人对局，白黑棋各六枚，先列棋子相当，更先弹也。

其局以石为之。

”魏时改为十六棋，唐代增为二十四棋。

击筑：筑，为古代乐器，似琴，有弦，以竹击之而发声，故名。

“丈夫”二句：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此处用其意。

歧：岔路口。

六句写与韦参军弹棋击筑，游戏玩猎，直至日渐黄昏；纵酒使气，慷慨高歌于杨柳前，岂问年年岁岁？

然而欢乐难持久，别离已至，人生但天涯萍聚，偶然一场，岂不让诗人黯然神伤，愁肠百结？

然而大丈夫当英雄气长，岂能在临别路岔口作小儿女状，泪洒巾衫，哀哀垂泪？

新评诗写送别，而重在自述求宦经历。

前八句写于长安的雄心奔发及落魄失意。

中间写客居梁宋，求丐农耕的孤闷生活及与韦参军纵酒高歌、放逸任情的田园之乐。

后四句才归结送别。

全诗感情直露，而风情并举。

诗人性情坦荡磊落，毫不扭捏掩饰。

雄心勃发时，“屈指取公卿”；愤懑不平时，幽怨委屈可溢于言表；激情突起时，亦醉酒取欢，慷慨笙歌。

盛唐政治文化较开明宽松，诗人少些儒家温柔敦厚风教的陈腐枷锁，能够自由恣肆地在诗中表现自己的慷慨愤激、块垒不平。

这在李白、高适、岑参等盛唐诗人身上都有显著的体现。

此诗用杂言体，韵脚三变，感情开合与诗歌韵律、文字的伸缩共相跌宕起伏。风格豪气健举，风骨凌厉，粗荡而真淳自然，表现出诗人早期既已形成豪宕纵发、天然浑朴的诗歌风格。

编辑推荐

《高适集》：中国家庭基本藏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